


禁地青春



魏世杰◎著
王月玲◎整理

禁地青春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禁地青春 / 魏世杰著. —— 青岛:青岛出版社,2010.12

ISBN 978-7-5436-6780-8

I. ①禁… II. ①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27603 号

- 书 名 禁地青春
著 者 魏世杰
整 理 王月玲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 (26607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(0532)85814750(兼传真) 80998664
策 划 高继民
责任编辑 杨成舜 E-mail:yicsjy@163.com
封面设计 吴传友
照 排 人民日报青岛印务中心
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16 开(720×1000mm)
印 张 22
字 数 450 千
书 号 ISBN 978-7-5436-6780-8
定 价 29.90 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-918-6216

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。

电话 (0532)80998826

关于书中内容的声明

一、自传体长篇纪实小说《禁地青春》，写的是发生在中国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真实故事。作品内容纯属作者青年时代在核基地的生活经历，不涉及任何保密内容。

其中涉及的我国第一个核武研制基地——221厂，已于1993年退役，青海省政府将这里命名为西海镇，别名原子城，2001年，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2005年11月，原子城被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。

二、作品中的人物、时间、地点和具体情节，在保持真实性的基础上，按照纪实小说的创作惯例，做了一定的艺术加工，所有人物都已经是典型化了的艺术形象，请勿对号入座。

三、作品中的“文革”内容，主要涉及“二赵”对221职工迫害一案，1972年，经毛主席批准，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了专门会议，对此案做了明确结论，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。此案为无争议的历史铁案，也是221的个案，不涉及任何历史敏感话题。

第一部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1. 不眠之夜 / 2 | 2. 进退维谷 / 3 | 3. 厕所受惊 / 4 |
| 4. 革命虱子 / 6 | 5. 不准恋爱 / 7 | 6. 害羞的事 / 8 |
| 7. 海晏传说 / 10 | 8. 学习“整人” / 11 | 9. 批斗死人 / 13 |
| 10. 初识 221 / 14 | 11. 隐藏工号 / 15 | 12. 总厂印象 / 17 |
| 13. 心照不宣 / 18 | 14. 初见炸药 / 20 | 15. 茅台酒醉 / 21 |
| 16. 恋爱遇阻 / 23 | 17. 严重警告 / 25 | 18. “破鞋”轶事 / 26 |
| 19. 东伯利亚 / 27 | 20. 意外重逢 / 29 | 21. “灯泡”外调 / 30 |
| 22. 车厢“卧谈” / 32 | 23. 包厢遇险 / 34 | 24. “零二”权威 / 36 |
| 25. 公车色狼 / 37 | 26. 唐山黑孩 / 39 | 27. 不欢而散 / 41 |
| 28. 我的恋爱 / 43 | 29. 初尝烤鸭 / 44 | 30. “文革”之波 / 46 |
| 31. 秘密答疑 / 48 | 32. 王老故事 / 50 | 33. 番茄礼物 / 51 |
| 34. 三种感情 / 53 | 35. 偷拍风暴 / 55 | 36. “挟持”领导 / 57 |
| 37. 立项失败 / 59 | 38. 小谭出事 / 61 | 39. 爱的回忆(上) / 63 |
| 40. 爱的回忆(下) / 65 | 41. 峰回路转 / 67 | 42. 釜底抽薪 / 69 |
| 43. 宿舍讲座 / 71 | 44. 一道划痕 / 73 | 45. “敖包相会” / 75 |
| 46. 挑选炸药 / 77 | 47. 两个太阳 / 80 | |

第二部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48. 神秘来客 / 84 | 49. 小报惹祸 / 85 | 50. 最后叮嘱 / 88 |
| 51. 两派分化 / 90 | 52. 批韩行为 / 92 | 53. 小道消息 / 93 |
| 54. 政治回忆 / 94 | 55. 雨夜探视 / 97 | 56. 少年闯将 / 99 |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57. 朋友反目 / 101 | 58. 涵洞遭劫 / 104 | 59. 母亲心事 / 106 |
| 60. 我的师妹 / 108 | 61. 为官也难 / 110 | 62. 追“鸭”碰壁 / 113 |
| 63. 原始战争(上) / 115 | 64. 原始战争(下) / 117 | 65. 风中接站 / 119 |
| 66. 接风晚宴 / 121 | 67. 草原远足 / 124 | 68. 王老掏钱 / 127 |
| 69. 再回北京 / 129 | 70. “黑帮”师徒 / 131 | 71. 上海来信 / 134 |
| 72. 拜见林母 / 136 | 73. 林母失踪 / 138 | 74. 小将反思 / 141 |
| 75. 临别夜访 / 143 | 76. 朋友谈心 / 146 | 77. 互相揭发 / 148 |
| 78. 两位工人 / 150 | 79. 林的来信 / 152 | 80. 批邹大会 / 155 |
| 81. 通风报信 / 157 | 82. 刚烈的人 / 159 | 83. 冰糖葫芦 / 162 |
| 84. 苹果情深 / 164 | 85. 《艾青诗选》 / 167 | 86. 外科主任 / 170 |
| 87. 火车事故 / 172 | 88. 湖边的事 / 174 | 89. 痛心的事 / 177 |
| 90. 雷管爆炸 / 180 | 91. 技安会议 / 182 | 92. 半夜寻人 / 185 |
| 93. 准备坐牢 / 188 | 94. 特殊翻译 / 190 | 95. 从零到零 / 193 |
| 96. 新房话别 / 195 | 97. 苏被隔离 / 198 | 98. 老邓来了 / 201 |
| 99. 老于挨批 / 203 | 100. 试验成功 / 206 | |

第三部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101. 江谢婚礼 / 210 | 102. 工号爆炸 / 212 | 103. 四座坟墓 / 214 |
| 104. 两位老人 / 217 | 105. 分析原因 / 219 | 106. 吃臭饺子 / 221 |
| 107. 晴天霹雳 / 224 | 108. 我的辞职 / 226 | 109. 告别草原 / 229 |
| 110. 多巴营房 / 231 | 111. 下洞救人 / 234 | 112. 事情原由 / 236 |
| 113. 鉴定风波 / 239 | 114. 首开杀戒 / 241 | 115. 两个秘书 / 244 |
| 116. 钱的坦白 / 246 | 117. 保密检查 / 249 | 118. 秘密会面 / 252 |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119. “鸭子”回家 / 254 | 120. 钱的死因 / 256 | 121. 陈的观点 / 259 |
| 122. 揭发能手 / 262 | 123. 班内的事 / 264 | 124. 林还活着 / 266 |
| 125. 再开杀戒 / 268 | 126. 确切消息 / 270 | 127. 我被隔审 / 273 |
| 128. 首次挨斗 / 275 | 129. 生存环境 / 277 | 130. 首次受审 / 279 |
| 131. 政治立场 / 281 | 132. 囚室望月 / 283 | 133. 不准乱看 / 285 |
| 134. 张的自尽 / 287 | 135. 张的往事 / 290 | 136. 炉灶的事 / 292 |
| 137. 最后“挽救” / 294 | 138. “谋杀”故事 / 297 | 139. 田的消失 / 299 |
| 140. 千里寻兄 / 301 | 141. 文盲购书 / 304 | 142. 赖渣的事 / 307 |
| 143. 林已病危 / 309 | 144. 货场拉砖 / 311 | 145. 两面小旗 / 313 |
| 146. 途中遇险 / 316 | 147. 露宿街头 / 319 | 148. 事故回忆 / 321 |
| 149. 医院见林 / 324 | 150. 北京被押 / 327 | 151. 追查后台 / 328 |
| 152. 春回大地 / 330 | 153. 无罪释放 / 331 | 154. 劫后重逢 / 333 |
| 155. 林的归宿 / 334 | 156. 决定入川 / 336 | |

第一部

Chapter One

1. 不眠之夜

毕业前的一天,我和同学李宪明被通知到系办去,说有重要的事。济南的七月,骄阳似火,赶到系办,已是汗流浹背了。系办的秘书,我们经常戏称她为陈老太婆的,一副很神秘的样子,见我们来了,先让我们坐下,然后迅速关上办公室门,转过身盯着我们。

陈老太婆个子不高,戴高度近视镜,表情经常严肃如法官,让人怕怕的。“莫非我们犯错误了?关门干什么,难道怕我们跑了?”正胡思乱想呢,陈老太婆开口了:“二机部九院来选人了,条件很高啊,又红又专,宁缺毋滥,可严了。山大那么多毕业生,只有你们两个被选上,太不容易了,我祝贺你们!”此刻,她的脸上浮现出平时难得一见的微笑。听到这儿,我才松了一口气。

她转过身,从抽屉里拿出两个很小的带塑料皮的笔记本,递给我们,说:“一点小礼物,收下吧。”

打开看时,第一页上写着她的祝词:

听毛主席话,永做革命人。

我当时心情激动,很有些受宠若惊。说实话,我在大学里政治表现并不太好,大二时因为说了“三面红旗”的坏话,还受过一顿批评,毕业鉴定中赫然有“该生重业务不重政治,不靠拢组织,要求进步不迫切,经教育后才有所好转”之类的话。我的学习成绩尚可,说“专”,也许靠点谱;说“红”,那是绝对谈不上的,大学五年,竟然连个入团申请书也没有写啊。当时,涌上心头的第一个感触就是党太伟大了,太宽容了,我对党如此冷漠,她却依然信任我,把这样重要的工作交给我。想到这里,心里有些惭愧。

九院是干什么的,当时并不知道,虽然陈老太婆说是“国际阶级斗争的工具”,其实和没说差不多,心想可能与国防有关,但压根没想到是原子弹。

回到宿舍,同学们议论纷纷,多数投来羡慕的目光,有一个留校做助教的还企图和我交换,当然,那是不可能的。

那天晚上,我通宵未眠。是兴奋?激动?对前途充满憧憬和向往?对神秘工作的紧张和不安?非也。我想到的是一件让我魂牵梦萦的心事。

我从小喜爱文学,喜欢写稿,几乎成了病态。但稿子难以发表,每次接到退稿,心里就要难受一阵子,难受劲一过,便又废寝忘食地写起来,总梦想有一天我写的东西能变成铅字。大二时,一篇二百字的《谈灰尘》终于在《山东科学小报》发表了,我当时的兴奋简直无法形容,后来又发表了十几篇“豆腐块”,别人怎么看不管他,自己却俨然以“科普作家”自居了。

进入保密单位,听说严禁向外投稿,我这多年的心血和追求不是付诸东流了吗?焦虑、沮丧又无可奈何,让我很是痛苦不堪。

后来我才知道,我这点牺牲简直是微不足道的。九院副院长、著名科学家王淦昌在苏联杜布诺联合核子研究所,发现了一个基本粒子,叫“反西格玛负超子”,再努力一下,很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,然而他接到国家的命令后,立即启程回国。一位姓方的室主任来九院之前,在科学院是公认的新星,每年都有几篇论文在国际著名期刊发表,他的名字从此突然在所有期刊上消失了。

难道他们都是自愿的吗?难道都是毫不犹豫?

是的,很多文章都是这样写的,但我不太认同。别人怎么想我不敢臆测,反正我不是自愿的,是很勉强的。可能这样说会有人贬低我,说我思想境界太低,但事实确实如此,也只好实话实说了。

我在临近毕业的时候,已经做好了当一名普通中学教师的准备。我想,我可以一面教学,一面从事自己心爱的写作活动。我还梦想着,美国有一个阿西莫夫,苏联有一个伊林,他们写出的一系列脍炙人口的科普著作,影响了多少人哪!为什么中国就不会有一个——然而,陈老太婆的几句话,彻底粉碎了我的梦想。当时的体制就是如此,组织一旦决定,就板上钉钉,无可更改了。

第二天,我把多年收集的一大堆科普参考资料,送给了有同样爱好的任同学,他喜出望外,我则心如刀绞。

2. 进退维谷

火车西行,西行,一直开到了青海西宁。

我们的报到证上写着“报到地点:西宁大厦 232 号房间”。报到后在九院西宁办事处(绰号小楼)住了很长时间,每天吃了玩、玩了吃。所谓玩,就是逛大街逛公园;所谓吃,就是吃食堂或者下馆子,而且,一报到就发了工资,居然有一百多块!要知道当时在沿海地区,大学毕业后的工资才五十多元,我们还没开始干活呢,就一下子拿了这么多钱,真是“穷汉得了个驴”,大家颇有点飘飘然的感觉。

但时间一长,就有些无聊了。一个月过去了,毫无动静。我们年轻的,老这样游手好闲地呆着,怎么能受得了?再说了,让我们来,不是有重要的事业要干吗?这样呆着不是浪费时间吗?正困惑时,遇到一位从上面(221 基地)下来的老同志,姓于,晚上到我们房间串门,便谈起了我们的疑问。他哈哈一笑说:急什么?急也没有用,也可能好几年不让你干活呢。“啊?”大家一听吓了一跳,他接着说,“当然,你们都是学生,单纯,简单,审查起来简单一些”。老于似乎很能吹牛,记得印象最深的有两点,一是“中央委员论”,二是“对象配给论”。

“能到九院工作,那可不得了啊,相当于中央委员,可别小看了自己。”

“你们有没有对象?没有?那没关系,组织上从北京上海招来了大批女孩子,凡是没

对象的,每人配给一个。”

后来,我在 221 又遇到了这位于先生,说起“小楼夜谈”,我说我到现在也没有对象,你不是要配一个吗?在哪儿?他笑起来,说当时看你们一个个挺难受,给你们打打气。此是后话。

闲来无事,我在小楼瞎溜达时,还发现有一对挺神秘的夫妻,他们大约 40 岁左右的样子,个头都挺高,长得也都挺帅,男的圆脸,戴眼镜,女的瓜子脸,短发,举止温文尔雅,看样子挺有学问。但他们的宿舍里经常传来吵架的声音,说的是上海话,阿拉阿拉地,似乎在争论什么,我们想靠近门偷听时,里面却沉默了。

后来有人告诉我们,他们是从东北某军工厂调来的,男的姓冯,女的姓邹,都是厂里的技术骨干,高级工程师,厂里开始坚决不放,是二机部拿着“尚方宝剑”,硬压着调来的,但因为家庭出身不好,社会关系复杂,九院的政审一直没有通过。既然通不过,那就放他们回去吧,厂里巴不得他们赶快回去呢!但这个地方,可不是想来就来,想走就走的。既然来了,要走,比进来还难。就这么吊着,已经半年多了。

不久,我自己也体会了一下想离开的难度。

有一天,我收到了一位姓卢的同学的来信,他被分配到了中科院原子能所,就是所谓的 401 所,在北京郊区,也是二机部管辖的。他说,你的报到证开错了,你的档案已经发到 401 所了,所里让我通知你,速来报到。

我拿着这封信去找有关领导。那位领导看了看信,很不屑地说:“401,他们算什么?你不要理他们!”我说:“我的档案在他们那儿,我在这里不合适吧!”“怎么不合适?档案?我们一句话,他们就乖乖送过来了。”

我听了他的话,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,似乎有一种被软禁了的感觉。

转眼间,落叶飘零,秋意渐浓,我们这些大学生们终于盼到了领导接见的时刻。接见我们的是九院院长李觉将军,那时天气已经冷起来,李觉将军穿着军大衣,步履矫健地走上台去。这是一个叫“公路俱乐部”的礼堂,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们济济一堂,李觉没有发表大篇演讲,简单说了几句后,就带领我们举行了“保密宣誓”仪式。他念一句,大家跟着说一句。誓词内容记不清了,大意是:我参加这项重要工作,是党和国家对我的最大信任,我宣誓保守国家机密,并同一切泄密窃密行为作坚决斗争……

什么机密?我们当时其实一无所知,221 的一切,都在五里雾中,即使偶尔道听途说到一点信息,也是支离破碎,无法理出明确的轮廓。

3. 厕所受惊

保密宣誓后,我们带着行李爬上卡车,在崎岖山路上出发了。但是,我们的目的地并不

是 221 基地,而是青海的农村。

当时,全国正开展社教运动,青海省也不例外。青海省省长王昭任社教总团团长,九院调来的这一大批应届毕业生,被“征用”作为团员之一部。

社教工作归地方干部领导,但我们有很大的独立性。为了掩人耳目,我们统称为“北京学生大队”,下设中队、小队,有自己的一套管理体系,可以自己开会,自己安排工作,而且禁止地方干部参加。

这种双重管理体制,使很多地方干部感到奇怪,他们纷纷猜测:“北京学生大队”有什么来历?他们和“海晏厂”(221 基地位于海晏县境内,青海地方干部称之为“海晏厂”)有什么关系?特别尴尬的是,我们很多人没有去过北京,我就是其中之一。有一次,一位公路局干部问我长城顶上的路有多宽,能跑汽车吗?我顺口说至少有个几十米吧,双车道没问题。旁边有个真正的“北京学生”急忙掩着嘴,差一点笑出声来。

我去的地方,是湟中县一处交通不便的山区,在那里,我平生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贫穷和落后。

我们都习惯了有饭有菜的饮食,坐到了炕上,看到一双黑手端上一碗青稞面汤,便等着上菜,可三等两等,再无消息了,下炕看时,房东的锅里空空如也,房东的孩子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手里的那碗汤,不停地咽着口水。中午,在田里劳动得精疲力尽时,房东的婆娘送饭来了,除了一坛子凉水,还有干粮。

“来,吃油花吧!”她热情地分给每人一块东西。

“油花”是青稞面馒头的俗称,其实是一点“油花”也没有的,表面发黄的是采自山上的一种香草,这在当地算是很好的食品了,只有劳动强度很大时才能享用的。我掰开一看,已发霉得可拉出丝来,放一点在嘴里,又黏又苦,赶紧喝了一口水,吃药一般地吞下去。看那房东时,却吃得津津有味。

到了晚上,该睡觉了,房东在炕洞里点上了晒干的牛羊粪便,那是当地唯一的取暖用燃料。有几次和老乡外出,见到一滩热腾腾的牛粪,老乡像见到宝贝一般,立刻双手捧到背篓里,回到家后将它们贴到墙上。贴得多,在邻居面前是很可以引以自豪的。

在被牛羊粪的怪味熏得晕头转向时,我打开了行李。老乡的两个孩子,突然发现新大陆一般叫起来:“被被,被被!”一边喊一边用手不断在我的被子上摸挲。当我转过脸,看老乡的被子时,明白了:大概若干年之前,那被子也有如许容貌的,可如今只剩下黑乎乎的一团棉絮条,对孩子来说,已和被子久违了。

对我来说,吃和睡虽然有些难度,但还能够克服,我最害怕的却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,就是解大手,或称出恭,最通俗的说法,就是拉屎了。我到农村后,第一次拉屎就被吓了个半死。青海农村有些地方的厕所和猪圈是合而为一的,人拉的屎很快就会被猪吃光,就是说,猪吃人屎,人吃猪肉,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,用今天的话说,也是循环经济的一种先

进模式了。可我当时哪里知道？

也可能是房东的猪这几天饿坏了，我刚蹲下，几头猪就钻到我屁股底下来了，猪鼻子在屁股上乱蹭一气，我大吃一惊，像触电一样跳了起来，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俗话说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从那天开始，我便把上厕所视为畏途，为了安全，有时索性到野外去方便。但当地的猪，有不少是放养的，满地乱跑。猪的鼻子很尖，闻到味道会跟踪而来，你要方便时，必须蹲在下风头，而且要速战速决，手里还要准备一点“武器”——石块、土块或者木棍之类。

4. 革命虱子

在农村住了不久，发现身上痒得很。仔细察看，却吓了一跳。在内衣内裤的皱褶里，藏着许多小如米粒的东西，再仔细看时，又发现一些蠢蠢欲动的小虫，用手指甲一挤，“啪”的一声响，指甲便染红了。在学校里，我和臭虫打过几年的交道，那家伙虽大一些，吸血也厉害得很，但它们是“游击式”的，夜间活动，天一亮就立即撤退了，可这些家伙呢，竟和你形影不离，想咬就咬，想吸就吸，岂不令人可憎可怕？我简直坐立不安了。

这是什么动物？出于一种爱面子的考虑，我不便张扬和打听，在那高寒的地方，水是缺乏的，洗衣对当地人来说是太奢侈了，我只好每天早上来一次“剿灭”，然而它的繁殖力强得很，“剿”了几天后就失去信心了。我观察别的同学，从他们的动作和表情看，显然也受着同样的折磨。

就在这时，工作团开了一次大会，王昭团长作了一个报告，内容很多，也都忘记了，有一段谈到了小虫子：“有的人身上长了虱子，就害怕了，不安心了，我认为，有虱子的人是光荣的，证明他是革命人，身上长的是革命虫！”

老实说，我对书记把可恶的虱子，提到“革命”的高度，很有些不以为然，革命不革命，和身上长不长虱子有什么关系？简直形而上学，无限上纲。把这些讨厌的家伙加封为“革命虫”，就更无道理了。吸革命人的血的家伙，理所当然“反革命”的，哪有大水冲了龙王庙，革命虫咬革命人的怪事？

和我一个工作组的“北京学生”，两男一女，我是山大的，还有个男学生是武大的，姓江，女学生是复旦的，姓林。我们之中，遭罪最大的，恐怕就是那个林妹妹了。

她的家境很好，父母都是大学教师，从小娇生惯养，哪里受过这样的罪？刚下乡的日子，每天开会时，她的眼睛都是红的。在当时的“革命”大环境下，是不能流露出一点不满情绪的，否则轻则受批判，重则开除队籍。一个人政治上犯了错误，前途就十分危险了，所以再难再苦也得挺住。但是，这样的饮食，她又确实难以下咽，身体自然每况愈下。她的父母爱女心切，从上海为她寄了一个包裹来，里面全是她喜欢的食品。可这下子，祸闯大了。

当时的工作组是有严格纪律的,要和贫下中农坚持三同,“同住同吃同劳动”,你竟敢公然破坏纪律,这还了得。

林妹妹的警惕性还是比较高的,她知道,这个包裹既会带来幸福,也会带来灾难,就看你如何处理了。收到包裹后,她首先宣布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一包寒衣,然后便将其锁在皮箱里去了,只在内衣口袋里存极少量。实在想吃的时候,便找个借口,远离人群,趁别人不注意,赶紧扔进嘴里。她的这些伎俩,当然瞒不过我和江的眼睛,有一天,她塞给我们每人一把奶糖,可能想封我们的嘴吧,其实,我们压根不想揭发她。

工作组有一个小青年,是一个公社的秘书,历来对“北京学生”不满(因他写的材料错别字连篇,经常受到北京学生的奚落)。有一天他在“林妹妹”的院子里闲逛,突然发现在墙角有一张“大白兔”奶糖的包装纸,他如获至宝,赶紧向工作组长了作了汇报。组长不敢怠慢,立刻通知了“北京学生大队”的领导。

这一天,学生大队的韩政委来了,把我们三个召集在一起。该人原是师政委,刚从部队调来九院,负责思想工作,说话很直爽,办事也很果断。

林妹妹很害怕,脸上不断冒汗,“坦白从宽,抗拒从严”这八个字是我们整天价大喊的,她赶紧打开皮箱,把剩下的食品全部拾掇出来,交给了政委,然后低下头,等待发落。

韩政委板着脸,一声不吭,室内气氛紧张。

突然韩政委噗嗤一声笑出声来。大家一时莫名其妙。

“小林,你也太麻痹了,保密单位的人,怎么能让这么重要的机密随便泄露呢?来,每人先吃一块再说。”韩政委拣出一块“大白兔”,慢慢剥开,扔进自己嘴里,闭上眼,慢慢品味起来。

“你不开我的批斗会了?”林妹妹心有余悸。

“不瞒你们说,我老婆也给我寄了一包,比你这包还大。我的高明之处是严格保密,不放过任何细节。”韩政委悄悄地传授“经验”,我们笑起来。

5. 不准恋爱

韩政委后来在 221 基地担任第二生产部的党委书记。他在担任“学生大队”政委期间,对学生的缺点错误,相当宽容,很受大家的拥戴。

唯一让大家反感的,是他对“谈恋爱”的态度,严厉得过分,近乎病态。他有一句“名言”流传得很广:“你想下头舒服一阵子,就要上头难受一辈子。”这是他对“不准恋爱”作出的通俗化解释和严肃的警告。

分配到九院的学生,大都是理工科的,女生很少,真可谓凤毛麟角,对于男生来说,就是想谈,也很难找到对象,何况还有如此严格的纪律,所以大多数也就知难而退了。

也有顶风而上的,有一次“学生大队”开会,韩政委宣布了一项处理决定,一个姓张的女同学因为和同为“学生大队”的男生谈恋爱被严重警告,延期转正一年,另一个姓郑的男同学,因为和当地老乡关系暧昧,被记大过一次。

情况是这样的,张同学有点文采,喜欢记日记,有一天,日记本丢了,被工作组的同事捡到翻阅了一下,发现一些“莫名其妙”的话,如“他把我的心捣碎了”,“他是我心中的英雄,硬得像钉子”。除此之外,人们还发现,她和那位男生经常打闹嬉笑,似乎超出了一般同事的范围。于是,有人举报到了大队部,说她不仅谈恋爱了,而且发生了性关系。据说,她在接受调查时,坚决否认发生过性关系,日记上的“很硬”指的是他的性格,并非别的物件。但她坦率承认,对那位男生很有好感,如果有可能,她也愿意嫁给他。那位“很硬”的男同学,则坚决否认和小张在“谈恋爱”,还说了一大堆小张的坏话,如“疯疯癫癫”、“不像个女孩子”之类,并表态说,就是谈恋爱,也绝不会找她这样的云云。此人最后“无罪释放”,免于处分。

郑同学的房东是一个寡妇,带着一对儿女,生活颇为拮据,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。当时“四清工作队”有要求,工作组进村后要访贫问苦,扎根串连,要住在最贫困的农户中。文件虽这样说,但人是活的,真正安排住所的时候,多数还是住在一些条件中等的农户中。当然,为了掩人耳目,也要找一家最贫困的“点缀”一下,郑同学就这样住进穷寡妇家里去了。

寡妇家中只有一铺炕,一家三口挤在一起,郑同学无奈之下,只好住在四处透风的牛棚里。为此分团和“学生大队”还把小郑大大表扬了一番。

青海的夜间很冷,老乡都有火炕御寒,郑同学住在牛棚里,开始凭着年轻火力旺,还能对付,时间一长受不了了,有一天寒风呼啸,小郑睡到半夜被冻醒了,再也无法入睡,索性穿好衣服,在院子里跑起步来。寡妇就把小郑拉进屋里,在炕上挤着睡了一夜。

当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,除了当事人,别人是无法说清的。举报人(也是工作人员)说,他亲眼看到小郑从寡妇家里出来,满面春风,边走边扣衣服扣子,发生了什么事,不言而喻。小郑则信誓旦旦地说,他就是后半夜在她炕上睡了一会,绝无苟且之事。调查组还特地询问了唯一可能的“证人”——两个孩子,但孩子只知摇头,一问三不知,问急了,吓得大哭起来。

为了挽回影响,小郑不仅受了处分,还被调离工作,到更偏僻的地方去了。

这几件事传到我们这儿,对林妹妹和江同学影响很大,他们两个虽然没有恋爱迹象,但自从“大白兔”事件后,关系比较密切,有目共睹,特别是对待公社秘书这位“告密者”,常常配合默契,共同发难。那次大会后,两人可能意识到了危险,明显地相互“疏远”了。

6. 害羞的事

在青海农村“社教”时,还遇到过两件“羞事”。

有一天我和老乡们往山上背灰。所谓“灰”就是坑洞里牛粪燃烧后的渣滓，当地农民不烧煤，取暖做饭除了农作物秸秆，就是牛粪了。这种灰是很好的肥料。这个活很累，一背篓灰至少六七十斤，从村里背到山坡上，要费大力气啊。农民照顾我们，一般只装一半，即使这样，到了山上也累得精疲力竭了。

工作人员都明白，和农民“同劳动”，是象征性的，所以，我放下背篓，就不想再背了，决定到山的后面溜达溜达。

后山有一群羊，在悠闲地吃草，放羊的牧童却不见了，我环顾四周，没有踪影，正诧异时，隐约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时断时续，随着风声从远处飘过来。我慢慢走过去，发现有一段垮塌的土墙，声音似乎就是从墙后发出来的。

来到墙后，跷起脚尖看时，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：小牧童趴在一个女孩身上，正在做梦幻仙子传授给贾宝玉的那件事。小牧童的屁股被冷风冻得通红，像猴子屁股一般，他却浑然不觉，双手抱住女孩，奋战不休，女孩则不时发出欢快、尖细的叫声。

女孩的脸朝上，首先看到了我，似乎有些害羞，俯在男孩耳边说了句什么，男孩则根本不予理会，头也不回，继续进行他的“工作”。女孩无奈，只好仰着脸朝我笑了笑。

这女孩如此大方的一笑，倒使我感到自惭形秽了。正确和错误突然颠倒过来，似乎他们是光明正大的，我倒成了鬼鬼祟祟的“偷窥者”了，我赶紧离开了那段土墙，心里腾腾直跳，又回去背灰去了。

工作组的那位秘书自称“本地通”。他认为，这种事用不着大惊小怪，就是一种文娱活动，荒山野岭的，孩子们没有电影看，没有书本看，多无聊啊，偶尔干点有刺激性的事，也算活跃一下生活。

过了不久，又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，这次的当事人不是孩子，是成人。

我和交通厅谷同志的房东大约四十岁，妻子三十多岁，家境贫困，但却都很勤劳，小两口颇为恩爱。两个孩子，一男一女，只有七八岁。工作组住进他家，把他家的大炕给占了，夫妻两个只好“分床而卧”，男人和我们睡大炕，女人挤在孩子们住的小炕上。

工作组进村后，一住就是几个月，让人家夫妻这样分开，显然是不妥当的，但当时是“运动高于一切”，“阶级敌人”就要夺我们的权了，红色江山就要变色了，马上就会“千百万人头落地”了，在这样的关键时刻，让你夫妻分开几天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

这天工作组在山上劳动，组长派我回去取材料。青海的院落有个名字叫“庄廓”，院墙很高，像城堡一样矗立在地面上，院门很小，不加锁，一推就推开了。院内一般有平房几间，平房的正门有一把挂锁。

这天我回去时发现门关着，却没有加锁，推了一下，推不动，有人从里面把门闩插上了。大人都去劳动了，谁会在里面呢？是孩子？我正要敲门，又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，猛然醒悟，会不会又是——那件事？

我伏在门上听时,发现这声音和上次不同,像是一头老牛负重拉犁急促的喘气声。有了上次的经验,我决定不再敲门了,赶快离开吧。我悄悄走出门外,在院外等待。等了好大一会,房东两口子才出来了,手拉着手,很亲热的样子,突然发现我站在门外,脸色立刻变得不安起来,似乎很不好意思。

“魏同(老乡称呼我们常常省略同志的“志”字),你有事啊?怎么不进去?”男房东过来和我打招呼。

“你们这是——”我的话还没有说完,男房东就赶忙解释:“我们两个的铁锹坏了,回来换一把。”

7. 海晏传说

我们虽然身在乡村,心里却牵挂着未来的工作单位——九院。

九院似乎有很多名字,我们的报到证上写的是九院,有人把那地方叫221厂,青海的干部一般称之为海晏厂。工作组里有一个军官,还佩带着手枪,是一个相当神秘的人,每次人们问他在哪里工作,他总是仰起头,很得意的样子,然后环顾一下四周,指着一个方向说:“在那里。”地方干部问:“是不是海晏厂?”他笑而不答。

我有一次外出调查,同行者是交通厅的姓谷的干部,我们顺着一条铁路走着。他问我:你知道这条铁路通到哪里吗?我摇头。他说:是海晏厂。我问他海晏厂是干什么的,他说:是一家绝密的军工厂,干什么没人知道。“非常保密,外人根本别想进去,除非你不想活了。我有一个亲戚曾经给海晏厂送过牛羊肉,走到海晏车站就被截住了,那里离厂区还有几十公里呢!”

“截住干什么?不准送?”

“那倒不是。那是第一道哨卡。人家有自己的火车、汽车,向里面转运是自己的事。”

我们走到一个火车编组站,许多条铁轨并列地排着,奇怪的是,周围看不到一个人,也没有任何站牌和标志,只有一间小房子,孤零零地杵在那里。

“你看见了吗?前面就是海晏车站了,这个车站地图上根本没有,这条铁路是专用线,地图上也没有。”

我站在一个较高的丘陵上,企图看清楚车站的全貌。很失望,这个车站简陋得让人心寒:除了几间平房,就是一条条寒光闪闪的铁轨,没有站台,没有标志,更奇怪的是,看不到一个人影。

“走吧,看得久了,让人怀疑你是特务,就麻烦了。”

工作组里还有一个西宁公路局姓周的干部,对海晏厂似乎了解得多一些。有一次大家闲聊,他说:海晏厂的东西可碰不得。有一个牧民捡了一副手套,挺新的,拿回来戴上了,